



项维 —— 著

SPH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第

+

二

日

每一次阴差阳错，原来都别有用心。

第十二日，真相大白。

第
+
二
日

项维
↓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十二日 / 项维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218-11555-9

I. ①第… II. ①项…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4478 号

DI SHIER RI

第十二日

项维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特约编辑: 刘 盼

责任编辑: 钱飞遥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 购: (020) 83781421

目 录

第十二日 001

第一章 我杀了人 002

第二章 神情 016

第三章 罕遇真情 023

第四章 蜘蛛 038

第五章 医患关系 046

第六章 弥勒 062

第七章 过往之事 075

第八章 动机 088

第九章 凶手面目 100

第十章 肖邦 108

第十一章 你非真凶 120

第十二章 疑点 136

第十三章 兄长之责 146

第十四章 破绽 160

第十五章 一波三折 177

尾 声 204

未遂的杀意 207

迷 藏 261

第十二日

—

唐成周惯例坐在那个靠角落的位置，叫了一份牛三星跟艇仔粥，外加一份炒牛河。

都是些传统小吃。

每天到这家叫信记的店吃上一顿这些传统小吃，似乎也将要成为他的一个传统。

信记离他住的地方颇远，而这些传统小吃在这个城市随处可见，他之所以每天都会来这个信记，一是因为他总会去附近的绿湖公园晨运，二是因为他习惯了这家店的味道。

这大概是他身上存有的这个国家里大多数人一般的特点：一旦喜欢什么，就会是那种东西的最忠实顾客，这种东西，可以是一个品牌、一家铺子，或是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事物。就比如上世纪30年代时国内的铁匠对汉堡的旧马掌情有独钟，于是纽约、利物浦、巴黎的旧马掌想卖到这里，却只能先运到汉堡销过来才有市场；就比如凉茶王老吉，虽然加多宝花了那么多的力气做宣传营销，但这里的大多数人，认定的依然是王老吉，

原因，除了王老吉这个名字比加多宝更平易近人，还是因为国人根深蒂固的，对一种东西喜好上就习惯性地、固执地喜欢下去的脾性。

信记的牛三星并不比其他店的特别：牛三星的汤清见底，青碧的韭菜下是灼熟过的牛心、牛肚、牛腰，间中夹杂着酸菜跟姜丝；炒牛河的河粉油光发亮的，摆在时蔬围成的圈里，微焦、散着肉香的大片牛肉点缀其中；艇仔粥热气腾腾，葱花、姜丝跟花生米混着鲩鱼肉片，一勺舀下去，露出了掩藏在碗底的海蜇皮跟油条段，还有大虾跟炸猪皮，用料十足。

他默默地吃完结账，背起黑色的运动包出了门，骑上门口的山地车，沿着公路一直向南，到三岔口后再向南，越过了两条公路，拐进了一条小道，停在了一个叫文荆小区的住宅入口。

那门卫已经知道这个借道者每天这个时候的行程，朝他点点头，便让他进去了。他推着山地车经过几幢大楼，大概是建筑内的阴影投在了他的脸上，他出来的时候脸色明显沉了下去。

另一个出口就在眼前，他的脚步如往常那般慢了下来，视线一直飘向门卫室。

就跟平时一样，有两个门卫正聊得起劲。

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形成鲜明的对比，矮胖的那位满脸笑意，整个人安详得和蔼可亲。

他推着山地车慢慢地经过了门卫室，听到那老人得意地说：“你不知道，这是她送我的礼物，看看，多有心，所以啊，我以后不打麻将了。”

二

他换下运动服，穿上白色外褂，首先拿起桌上的黑色记事本，翻了

翻，确定后又合了起来，将桌面的文具以及档案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接着将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两张单人沙发窝椅、一张三人沙发，擦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把抱枕放了上去，退后几步看看位置不怎么对，于是又重新尝试了几个角度，当觉得橘黄色的抱枕放的位置与米白色的沙发配合得相得益彰的时候，他才作罢。

随即他又把诊室里的装饰摆设，确定一次后，这才坐到其中一张沙发窝椅里，看看时间还没到，于是转动椅子朝后，透过敞开的几个落地窗，看到外面暖融融的阳光，眯缝起眼睛，抬头，看到了正对红色木棉花燃烧得灿烂的疗养院楼上三层的某个窗户，好一会儿，他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转过身去，等着。

时间过得好慢，等待的时间，总是那么慢。

他几乎是数着墙上的挂钟秒针一步一步滑过去的。

当越接近那个约定的时间，他的心情就越紧张。

坐立难安的他甚至整理了自己的着装几次。

身上的白大褂会不会让她觉得紧张？需不需要换另一身色调柔和，看起来又不会过于严肃的衣服？但如果换了便服，她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够专业？还有，白大褂下面的西服，能让她看出来自己的成熟稳重吗？要怎么表现，才能让她觉得自己是个稳重可靠的男人呢？

“唐医生？”助理说。

“是。”他一下站了起来，然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有点过于突兀了，缓和了语调，“什么事？”

“苏小姐来了。”

他下意识地便笑了，又很快地收敛起来。

他看着她进来，尽量柔和地，跟她打了招呼，请她坐到了沙发上。

她是他的病人，苏见心。

苏见心的脸色有点阴沉，她看了看那三张沙发，选择了其中一张半

圆形的沙发窝椅，把抱枕抱在了怀里，踢掉高跟鞋，盘腿坐了进去。

他把另一张沙发窝椅拉到了她的对面，也坐了下来。

“工作很忙吗？”

最近这几次她来做咨询的时候，都是非常疲惫的样子。

苏见心的视线有点涣散，她看着他的时候，眼睛明显是失去焦点的，表情也相当的茫然，此刻似乎没有听到他在问什么，呆呆地一声不吭。

“苏见心？”

苏见心回过神来，勉强笑了一下：“抱歉，我走神了。”

“没事，你要不想说，可以不说，我就陪着你，不过，你两个小时的就诊费可就浪费了。”他故作轻松地说。

“不，我想说，很想说，可是……”苏见心双手捂着脸，低下去，摇头，“不能说。”

“没什么不能说的，我是你的心理医生，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说。”

“不，如果我说了的话，我就完了。”

“怎么会呢？你对我说的事情是完全保密的，除了你跟我，没有第三者知道。”

苏见心笑了。

“说吧？有事情压在心里不好受，你说出来，有助调节情绪。”他怂恿着让她开启心扉，诉说一切苦恼，他愿意成为那个可靠的倾听者，为她排忧解难。

“无论是什么事，你都不会说出去？”

“不会。”他发誓。

“其实，我，我已经被这件事折磨了好久了。它，它就这么藏在我心里，好痛苦。”苏见心带着哭腔，眼圈发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想了很久，想要找方法弥补，或者挽救，可是，没有用了，

他……”

这就是这几次她表现得那么低落的原因？

“苏见心，见心，别慌，没有什么事情是挽救不了的，慢慢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

苏见心抹了抹眼角的泪，伸手抓住了他的手。

他低头，看着她如同抓住浮板般，死死地抓住自己的手，忍不住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心里一阵窃喜，甚至没听清楚她说了什么。

“我杀了人。”

“什么？”

“我说，我杀了人。”

他似乎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什么，抬头，看着一脸恐慌的女人。

“你……”

“是真的，你还记得戴乐的那桩案子吧？我从来没跟你提过。”苏见心深怕他不相信，补充，“他是被我杀死的。”

三

他记得，案子很轰动，新闻持续报道了许久，因为戴乐是本市小有名气的音乐家，曾在市内多家剧院举办音乐会，并多次代表本市赴海外演出，同时兼任星航音乐学院的钢琴师，据称在死者遇害前已接受奥地利一家音乐与戏剧艺术学院的邀请，任职钢琴教授。

报纸上说警方正在展开调查，并没有透露调查到了哪个阶段，有无嫌疑人。

而此刻，苏见心说，她杀了戴乐。

看苏见心的神情，并不像是开玩笑。

“你杀了戴乐？”

苏见心点点头。

“警察到现在也还没找到你？”

苏见心继续点头，“可是，我好害怕，他们迟早会找到我的，你说，我要不要去自首？”

“不，不，既然都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警察还没有找到你，就是说，他们无法找到可以把他跟你联系起来的线索，这样百分之五十的机会他们不会查到你身上，另外的百分之五十，我们只要弥补上了，你就不是嫌疑人了。”

“可是，我杀了人。”苏见心惊讶于他的反应。

“有些人就是该杀的。”唐成周微微笑了，“对吧？这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干着最卑劣无耻的勾当，伤害了许多人，毫无价值可言，却依然活得好好的，要是有人能除掉这些人，那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杀人并非是一件完全错误的事情。”

苏见心愣了，呆呆地看着唐成周。

“为了纠正他人的错误，不惜让自己也置身于错误之中，从这一点上看，你很有勇气呢。”

“是，是这样吗？”苏见心想笑，却笑不出来。

“是的。”唐成周不舍地放开了苏见心的手，“那么，当务之急，我们来看看现场是否留下了破绽会导致警方查到你头上，如果有，我们就得修补上这些破绽，你能回想一下，你可能留下了什么线索吗？”

没有等苏见心回答，唐成周继续说了下去，“不过，既然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警方都没有查到你，所以，估计现场留下的线索不多，至少没有直接指向你的，所以你暂时没有出现在他们正在调查的受害人社会关系圈子里，就从这一点上看，你的嫌疑不大，做得好。”

苏见心勉强笑了笑。

“但也不能不考虑日后警察找上门的时候，因为应答不当引起他们的嫌疑。”唐成周思忖了片刻，问，“那一天是什么时候？”

“六月十二日。”

“六月十二日。”唐成周拿起了记事本，翻了翻，看着那一天的病人预约，“大概什么时候？”

“下午四点左右？我不太清楚了。”

“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警察真的查到了你头上，你就跟他们说，六月十二日下午四点到六点的时候，你在我这里预约了见面，明白吗？”

“可是……”

“见心，你做得很好。”唐成周把手放到了苏见心的肩膀上，“你杀了戴乐，戴乐必然有死的理由，如果他死了，对你来说是一种解脱的话，你就不需要责怪自己，也不需要把这件事情当成是负担。”

苏见心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直直地看着他。

他忍不住低下头去，直视着她的眼睛：“见心，听我说，什么都不要想，回去好好睡一觉，你不会有事的。”

“我……”

“你不必有罪恶感，也不需要愧疚，更别怕会被抓起来，有我呢！”唐成周笑了，“有我在，不会让你出事的。”

四

是的，他不会让她出事的。

唐成周把活动记事本六月十二日那一天的预约病人记录拿下来，把另一张放了上去，然后点火，烧掉了原来的那一页，看着灰烬在水晶烟灰缸里熄灭，他把杯子里的水倒进去，淹没了尚存的点点火星。

办公桌上还有他找到的关于戴乐遇害一案的相关消息以及追踪报道。有效信息并不多。

不过，现在去追究现场不该留下的破绽已经太迟了，也不可能在这方面做点什么去误导调查方向，一个多月的时间，警方应该把在现场能找到的线索跟证据，都收集起来并反复调查过了，有一丝的纰漏，他们都会找到苏见心头上的，时间迟早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苏见心当时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所以，目前重要的是，在他们把她与凶杀案联系起来之前，他能做的事情有多少。

无论多少，都必须把警方的调查目标从她身上引开。

该怎么做呢？

唐成周把所有的资料收了起来，用一个薄膜袋子装着放进了抽屉里。

老实说，他可没想到苏见心竟然有胆量杀人。

苏见心给他的印象，一直是个孱弱的女人。

美丽，脆弱，像是景泰蓝出品的高级陶瓷艺术品。

但当她说出来的时候，他立刻便相信了。

人类总是有自己精心隐藏的另一面，不过是平时不轻易示人罢了。

而且，比起自己，苏见心确实，更有勇气。

唐成周脑海里闪过了一张面孔，脸上有些微的扭曲。

“唐医生？”助理问。

“是。”

“何小姐来了。”

唐成周闻言，收拾好心情，看着病人何燕走进来，坐到了他面前。

“何伯母。”

是他的另一个病人，因为心理问题已经连续咨询了四年，近期有所好转，但今天，却一改常态，从她凌乱激动而不加掩饰的胡言乱语来

看，似乎有倒退的迹象。

他把何燕留在了看诊室，推开门走了出去，一眼看到了在等候着一个少女。

“兰兰？”

是何燕的女儿，叶海兰。

“你妈的情绪不稳定，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叶海兰朝看诊室望了一眼，低下头去。

“兰兰？”

“是我妈她，不，是我们，见到他了。”

“谁？”

“弥勒伯，那个该死的弥勒伯。”

“在哪？”

“绿湖公园，我跟我妈去散步的时候见到的，我妈认出他来了，所以……”

唐成周一下怔住了。

弥勒伯。

这就是，苏见心比他有勇气的地方。

五

弥勒伯是何燕发病的原因。

四年前，何燕的儿子出事了，弥勒伯就是那个罪魁祸首。

他还记得何燕刚来看病的那几个月，经常生气地哭：“那个弥勒伯，就是那个弥勒伯把我们家小虎害得那么惨的，我们小虎多可怜的，到现在还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弥勒伯该死，弥勒伯太可恶了。”

弟弟。

他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愫。

曾经，他也有个弟弟，没有熬过五岁便死了。

他恍惚记得他还有个妹妹，在比弟弟年纪更小的时候，也去世了。而叶海兰的弟弟，也是在这个岁数左右出事的，如果妹妹没有死，或许能出落成如叶海兰一般。

而妹妹死了，弟弟也死了，叶小虎，也出事了。

他看着被折磨得痛苦的何燕与叶海兰，在她们身上看到了重叠的影子。

或许就是因为同病相怜，因此他对何燕，对叶海兰，都怀着一股特殊的感情。

也因此，对那个弥勒伯，他怀着极大的憎恶感，憎恶到有时候想，如果把他杀了就好了。

然而他并没有。

他没有如苏见心那般的勇气。

唐成周来到了绿湖公园，骑着山地车，远远地跟在弥勒伯后面，看着他跟老伴分手，离开，而他，也一个转身，直接去了信记。

他想杀了弥勒伯。

但是，必须在不给警方留任何线索追查到自己身上的情况下实施。

所以，该怎么办呢？

从信记出来，他进去了文荆小区，跟往常一般，经过几幢大楼，在进入最后一幢大楼之前，他看到了前面有一个人哭着跑远了，随即，另一个人抓起山地车也从那边的出口骑了出去。

是何燕跟叶海兰。

她们来找弥勒伯对质吗？

结果却是毫无办法？

唐成周心里的怒火忽然烧了起来，同时脑海里浮现的却是苏见心的那张脸。

啊，这不失为一个方法。

这确实是个转移警方视线的好方法。

甚至可以一举两得，不，是一箭三雕。

唐成周前后看了看，慢慢地把山地车靠在了墙上，而后只身走进了最后一幢大厦。

不一会儿，他回来拿起山地车，推着，经过最后一幢大厦，慢慢地走出去，如往常那般经过门卫室，从出口走了出去。

六

当他再次与苏见心见面的时候，之前在她脸上见到的恐慌与绝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惊惧。

三天以来，本市的大小报纸、电视网络，都在沸沸扬扬地报道一起疑似连环凶杀的案件。

死者叫李忠国，现年65岁，本市东山区文荆小区居民及门卫，于八月十二日晨9时被人发现在家暴毙，法医初步鉴定为死者被人用重物敲破头颅致死。

因作案手法、犯罪现场与不久前才发生的一桩案件相似，警方初步怀疑是同一凶手所为，而媒体称其为“十二日的肖邦”，盖因两起犯罪现场都播放着肖邦的音乐。

苏见心在得悉第二起案件时，嘴巴下意识地张得圆圆的，许久没能说话。

“心姐？”

“啊？哦！”

她当时正在录播室，接听听众的电话，听他们谈起这起案件，惊讶地一时走神了。

“没事吧？”

“没事。”

苏见心是本市一个电台节目的主持人，FM100.3兆赫“的哥之夜”，她已经主持这个节目三年了，很受欢迎。

该不会是？

她竭力压下心里巨大的震撼，勉强做完了节目，随即掏出了手机，找到了唐成周的号码，却始终，没敢按下拨打键。

如果，真的是他干的，那自己该怎么办？

他那样做，是为了什么？

苏见心清楚，被媒体称为是“十二日的肖邦”犯下的第一件案子，真凶其实是自己，所以，哪来的什么连环凶手？

她是杀了戴乐，但那什么，李忠国的死，跟她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他们说犯罪现场与戴乐的遇害现场相似，所以，李忠国应该是被知道内情的人所杀，才误导了警方把两件案子联系起来，怀疑成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说到知道内情的人，就只有……

苏见心咬了咬手指。

再加上，他说，他不会让她出事的。

可现在，事情闹大了，她怎么可能还不会出事？

如果警方以为李忠国也是她杀的——，苏见心惶恐地度过了两天，在去赴约见唐成周之前，甚至考虑要不要终止咨询，犹豫了许久后，她还是按时出现在了唐成周的诊所。

甫一进门，她就注意到了，唐成周表现得非常淡然，似乎什么都没